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經義述聞

(二)

王引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富貴人生學

蔡金榮  
著

漢州界台

# 經義述聞第二

周易下五十二條

雲行雨施

乾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五體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卽六陽爻也。若有三爻變而爲陰。不得謂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刺如此。則他卦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降于坤。今本作坤降于乾。誤。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見集解。案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爲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下坎爲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爲日而不爲雨。不得謂之雨施矣。苟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至哉坤元

坤象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陞。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陞。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竝曰。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竝大之義。故下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爲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皆失之鑿矣。

其義不困窮矣。其義吉也。義弗克也。其義凶也。義弗乘也。義无咎也。義不食也。義不及賓也。失其義也。其義喪也。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咎。或訓義爲宜。云剛理亦道也。廣雅曰。理。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或曰。惟義之。當然。失之。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需象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

困窮也。比象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其道固當吉也。正義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也。案當作隨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袁樞曰：其義凶者，其於理吉也。理字正釋義字。隨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袁樞曰：其義凶者，其於理吉也。理字正釋義字。

旅象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正義曰：言以旅與下，理是喪亡也。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解者於復之義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則曰未傷君子之義。並正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衆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義所不爲。並王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正義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也。

### 比吉也

比象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家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象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象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象傳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

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之上。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謂比輔也。非釋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荼苦也。王注曰。毒。猶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爲安。蓋周易舊注也。視諸說爲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象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爲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爲文。言天之爲道也。健。地之爲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巽。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

爲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文不相當矣。蠱彖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彖傳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象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各道也。文義正相侶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爲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皆失之矣。

### 謙尊而光

謙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擗節退讓之擗。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前光字條下。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擗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爲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甚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

達。在家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爲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今徑省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所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劉晝新論誠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己而尊人。若徑省其文曰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晝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擗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謂尊敬。於物。失之。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淮南秦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尊與擗同。尊讓。卽擗節退讓也。說文無擗字。故多借尊爲之。後漢書。光武十三年。李賢注曰。尊。音祖。本反。楚禮記曰。恭。或通作縉。荀子不苟篇。恭敬繚緇以畏事人。楊倞注曰。縉。與擗同。緇。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敬尊節。恭。或通作縉。荀子不苟篇。恭敬繚緇以畏事人。楊倞注曰。縉。與擗同。緇。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又通作儉。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儉。謹慎而謙。謙。與注曰。擗。與擗同。卑退也。

輝光日新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輝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



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輝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酌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韵矣。虞翻注曰。二己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荊州刺史度尙碑。今聞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輝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答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記之。

### 甲坼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曰。坼。馬陸作宅。云。根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毛字之假借。說文曰。毛。草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毛。宅。坼。古竝同聲。故又通作坼。周易述以坼爲古文寔字之譌。非也。

###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爲王韓真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卽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

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象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象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象辭。童蒙求我。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象辭。利涉大川。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象辭。行有尚。故行有尚。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象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卽是象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爲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象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象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爲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蓋寫者錯亂耳。

困剛揜也

困象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卽困迫之名。剛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義。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弇。

巽而耳目聰明

鼎象傳巽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引之講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誤甚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象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象，地中有山，而象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遯之爲象，天下有風，而象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之爲象，日也。而象則曰：日月麗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象，川也。而象則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非謂卦有山與邱陵象也。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象則曰：父子，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二女不同行也。而象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象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

後有則也。則困而反則也。不違則也。順以則也。失則也。乃見天則。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象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字。反常也。是也。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常。坤象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象傳曰。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既健且剛。乾元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人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象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字。而後解之。如遯象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既濟象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正義曰。小

•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注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時乾元下已脫亨字。因上乾元用九而誤脫。

###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虞注曰：艮爲果。震爲行。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爲果。非果行之果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爲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爲成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見文選謝宣遠詩注。又周官大卜。五曰果。鄭司農注曰：果。謂事成與不也。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繆協曰：果。成也。行必期諸成。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也。晉章注曰：育。遂也。遂亦成。呂氏春秋去私篇注曰：遂。成也。坎有德行。艮以成之。故曰果行育德。

###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荀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爲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爲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耳。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爲作衍。行在中也。卽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

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竝相近。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韻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爲韻。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爲韻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稱述經文。卽以爲韻者。其韻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稱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而逋。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苟作戔。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載相近。戔之言載也。

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王文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老子：或強或羸，或載或墮，謂或成或墮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卽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皆失之矣。又案繫傳辭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彖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彖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冲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敍傳：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

都氏金鑑琳琅·及顧氏謙辭所載雙鉤本·正作營·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費鳳碑曰退已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爲營竝與此同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物事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眞篇萬物百族鄭高注竝曰族類也與類族之類異義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豕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爲姓解爲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黃牛渙上九渙其血去惕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竝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韻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爲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終然物莫敢聞得其所與則樂故彖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強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爻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爲韻耳或謂直比正意差緩失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同人九五亦中正而應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

故也。豈強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字。是也。或云是敬。於義未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爲韻。竊疑正當爲直。猶同人與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爲韻耳。傳寫者誤書作正。而韻遂不諧矣。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曰。祀天地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見集解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絕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詞先王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奭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薦可知。言以配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

渙之象傳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卽此見彼者。非若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此略同。疑翟字誤。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爲幽暗。困卦下坎上兌。鄭注曰。兌爲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卽堯典宅日之義。日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寧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是內卦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居之。昭七年傳。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

終不可用也

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寧人易音曰。廣韻。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韻。邛。老子以用韻。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韻。豐與事韻。蓋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誤。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

慮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  
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  
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虜，故易  
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慮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  
人否·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周  
閔·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爲民所載·在  
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卽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爲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  
可用·故王弼注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爲以·一切經音義  
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爲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爲就。小  
道爲韻·韓詩作是用·不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爲汝也·大雅常武篇·以脩  
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象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  
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  
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鮮不可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  
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柎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柎用桑·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  
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蓋用可讀爲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爲韻·豐

象傳以災志事用爲韻。災從火聲。尤從又聲。尤古讀若頤。又古讀載從戔聲。戔從才聲。志從屯聲。事

從屯省聲。於古音竝屬之部。用讀爲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爲韻。若害字。則從丰聲。說文

讀若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慎不害也。與發大爲韻。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哲爲韻。害敗哲

離屬祭部。下文志備祐三字。別爲一韻。屬之部。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爲韻。未感害也。與大末說爲韻。邯風泉水篇。不瑕有

害。與牽邁衛爲韻。二子乘舟篇。不瑕有害。與逝爲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爲韻。大雅生民篇。無

藩無害。與月達爲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爲韻。召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爲韻。魯頌閟宮篇。眉壽無

有害。與大艾歲爲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毋曰胡害。與大爲韻。楚辭離騷。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爲韻。

天問。終然爲害。與敗爲韻。凡害發撥大達敗哲逝外。未說牽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徧考

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

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

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

###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人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

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晏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竝無成字。唐石經同。陸雖列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

終莫之聞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本亦作聞。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聞。或見經典釋文。又荀子堯問篇。不聞。卽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王風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詳見亦莫我聞下。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也。正理須

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尙有未安。虞注云。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說尤誤。經謂上九貞凶。非謂九三也。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雜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雖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

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殷也。正也。皆當也。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索謂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隱引宋均曰。殷。當也。

與謂當牆向之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者。皆謂當中也。貞訓爲正。又訓爲當。正訓爲正直之正。又訓爲正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

或訓爲善爲長。言文又或訓爲大。象傳屯卦之屯。或訓爲難。象傳或訓爲盈。序卦傳又或訓爲固。閔元年左傳无妄之妄。

或訓爲虛妄。釋文正或訓爲望。釋文引馬鄭又或訓爲亡。虞注。象傳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

虞氏以旁通說象象顯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象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牾。如履象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

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以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象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旁通之不合於象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



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志。至四成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定民志。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坤比內卦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謂大有與比通也。然經云火在天上。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比釋之乎。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益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曰。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遯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遯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遯通也。然經云雷在地中。不云天下有風。何得以遯釋之乎。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云明兩作。不云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

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謂剝故居德則忌。此謂夫與剝通也。然經云澤上於天，不云山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遯象曰：天下有風，遯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姤與復通也。然經云天下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草象曰：澤中有火，草。君子以治歷明時。虞曰：蒙艮爲星，此謂草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艮互體坎震此謂兌與艮通也。然經云麗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於象者也。夫彖象釋易者，也不合於彖象，尙望其合於易乎？今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雷霆，震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震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徧考書傳，無以震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雨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靈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

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靈艮雨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下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乃縱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日月寒暑乎。

###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爲也。爲亦作也。乾爲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爲也。

###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徧也。綸。知也。引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傅篇。不論先

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論久遠。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竝曰。論知也。古字多借綸為論。屯象傳。君子以經綸。中庸曰。論本亦作綸。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論作綸。說文曰。綸。欲知之貌。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遍知天地之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可從迹也。謂蹤跡之。地向傳曰。迹。察兩觀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若王肅訓綸為裏。虞翻訓綸為絡。孔穎達訓彌綸為彌縫。補合經綸。牽引望文生義。皆失之矣。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旁。古通作方。淮南主。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廣雅。旁。溥也。大故爾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箋曰。溥。廣也。大。旁行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杜春。注。招四方。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徧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聘義曰。季尹旁達。謂玉之所望祭者。四方。

之彩色徧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旁者。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方求論擇元聖。逸周書皇門篇曰。乃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謂徧匡於衆也。秦之罾刻石文曰。威輝旁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徧羅日月星辰也。正義曰。旁羅。猶徧布也。旁羅。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皆溥徧之義也。以上四條。並見上四條下。

### 樞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卽謂言行爲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之發。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爲門柅。亦不動。樞機之發。指言行言之。謂君子之發。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之發。弩牙之發。則是樞機之發。指物言之矣。蓋未達此句文義。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見曲禮。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竝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括是也。與樞竝言者。門柅也。淮南人間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智與知同。樞機者。戶竝。禍福之門戶。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樞以內也。蔡邕司徒天也。寢席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耒也。耒與

相同。說文：柶，門槩也。說苑政理篇：政槩，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為門槩，與柶同也。樞為戶樞，所以利轉。機為門柶，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為門戶之要，猶言行為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為類，不得與樞並言矣。釋名曰：弩，鈎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成材也。尹注曰：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失之。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謂無為而成也。郭注曰：郭注謂成也。失之。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二雲曰：功，成也。然後有功。失之。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徧考書傳，無訓貢爲告者，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爲知來，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爲長，蓋先猶導也。大司馬：以先。豐樂獻于社。鄭注曰：此謂先。猶導也。釋文：道。音導。此謂

善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下筮先知。若爲之前導然，猶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耆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耆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本繫辭傳也。顏籀李善注皆失考。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洗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天子大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舊注曰：先或解者不知讀洗作洗。馬。句踐親爲夫差先馬。韓子喻老篇作洗馬。爲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安。且上文圓神方智，尤與洗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年定八，漢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士冠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從之。白虎通義著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明陳禹謨本又改善爲大。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三引舊注云：唯著龜最爲妙善。陳本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見校勘記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隕然

夫坤隕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竝曰：隕，柔貌也。虞翻曰：隕，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安，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安亦安也。爾雅曰：安安，止也。又曰：安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安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爲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隕退安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安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隕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爲安。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爲陰動而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隕字兼有順義。檀弓：積乎其順也。鄭注曰：積，順也。積與隕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隕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隕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隕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隕然示人簡矣。隕，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作結繩

作結繩而爲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爲罔罟，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卦之人云：伏羲結繩而爲罔罟，是孔所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爲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網以田魚。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呂田昌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風俗通義皇極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十四。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塋。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鄭注曰。鄭大夫讀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窆。謂葬穿塋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窆。說文曰。窆。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窆。是穿土名爲窆。不名爲窆也。春官家人職曰。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爲窆。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復。既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邪。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

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卽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古中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爲說也。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家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互見家人下。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漢後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小任重。漢書王莽傳力少任重。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家大人曰：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大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

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尙未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篤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鼓傳注。引易竝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涂祜本如是。張之。即本繫辭傳文。竹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為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周。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堂篇。徧作辨。亦通。作徧。猶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徧。鄉飲酒禮。衆賓歸。有脯醢。鄭注曰。今文辯皆作徧。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為見大戴禮。察一而闕于多。闕與貫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是其義也。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見集解。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物雜碎竝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

薄也。引之謹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爲市。市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爲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市而不厭。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同。終則市矣。終而又始。是市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市也。古字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圓道篇。圓周復雜。無所稽留。高注曰。雜。猶市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市。說苑脩文篇。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市。

噫亦

噫亦要在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起。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竝與抑同。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竝與抑亦同。此噫

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王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爲句尤誤

###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見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者溥也見旁行而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爲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爲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爲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爲其兼於陽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下是也案荀本爲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卽

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

周官司自下上至之辭也。

燕義陰盛上擬於陽所疑失之。

故曰嫌

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倡陽。故稱龍。

上六正義

盛雖倡龍而猶未離於陰。故曰猶未離其類。

也。故稱血焉。文義上下相生。邱爲顯箸。若云嫌於非陽。則陰盛倡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

不相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慊。注曰。慊讀如羣公濂之濂。

即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濂。

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

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倡龍。鄭訓慊於

陽爲難於乾。則不得有無字矣。乾者陽也。豈無陽之謂乎。又案慊卽嫌字。說文慊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

得避慊之便。師古曰。慊亦嫌字。坊記。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爲嫌。

鄭以慊爲恨不滿之貌。失之。猶見本條。

是也。人臣貴而

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謂矣。慊於陽之慊。當讀嫌而訓爲疑。不當讀濂而訓爲雜。鄭謂上六爻辰值

巳。巳爲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倡龍。此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刺謬。案臨爲十

二月之卦。而其象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爲遯。推而至于十月爲坤。可知。初六一

陰生。主五月。至上六六陰全。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值巳。而主四

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襄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

良言無如良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良。又曰良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良。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良。其義一也。成言乎良。即莫成乎良。猶說言乎兌。即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爲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楊注大業失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謂其守備已成也。高注盛。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淮

### 爲駮馬

乾爲駮馬。正義引王虞注曰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駮。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駮馬也。引之謹案駮駮古字通駮。赤色也。爾雅東山篇皇駮其馬。釋畜曰駮白駮黃白。驪孫炎注曰駮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釋鳥曰皇黃鳥。其古人謂黃爲皇也。釋木曰駮赤李。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駮檠。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駮寒蔚。薛綜注東京賦曰大元數篇曰二七爲火爲駮。范望注曰如火行也。是古人謂赤爲駮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駮。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駿馬注曰駿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爲大赤故又爲駿馬耳魯頌駟篇正義曰注爾雅者燮光孫炎於駟白駿下引易乾爲駿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

爲決躁

正義曰爲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故爲決躁說文趨疾也趨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顧爲決字或作趨廣雅曰躁趨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燥與決躁之音相近

爲寡髮

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集解作宣髮引庾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今本以宣下脫髮字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宣與宣字相似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今本作宣勞就齊改·茲據宋校本·及爲王主國宣髮二字卽本於說卦也

兌爲羔

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駝爲龍是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



爲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王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恙同。廝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憂也之恙。通作養。此風二子乘舟篇。中心如駢龍同聲。而舊讀駢爲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小。火作卝。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饑。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饑。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饑。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尙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

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者。也。節。止也。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此文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爲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爲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

咸速也

雜卦傳。咸。速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爲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爲速也。蓋卦名爲咸。卽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闔。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闔。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爲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 經義述聞第三

尙書上五十五條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桃。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桃。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桃。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問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桃。同。古曠反。橫。充也。即爾雅。桃。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桃。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桃。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

樂部一本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頗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稱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於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尙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尙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桃充也孫炎本桃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口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四海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

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耀，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字尙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采，與平相似。采部曰：古文平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采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尙書平章字作采，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尙書平作采，不以爲尙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采，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采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萃，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萃，洛誥平來以圖，萃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所改也。集韻：揜，使也。與萃同。揜，洛誥平來以圖，作萃，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萃，則又陳鄂。或作萃，古作平萃。傳訓爲遣使，則萃與平同。馬本作萃，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采字，不得加艸作萃矣。自古豈有從艸考聲之字乎？說文古文采字注不言尙書有此字。豐部豔字，則引虞書曰：平豔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萃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

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尙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尙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尙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尙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竝引尙書曰。辨章百姓。鄭注曰。辨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平。然則古本無作平者矣。如古本作平。則鄭當曰。平。古辯字。或曰。考辨別也。始合詰經之體。不應剪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繇數。釋文。徐曰。繇。鄭音疇。馬本作。作辯章者爲鄭氏本。則。稠。云。數也。金縢。不子之責。釋文。丕。善悲反。馬同。鄭音不。作辯章者爲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爲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尙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爲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使二字古音在眞部。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堅辯爲韻。博澤爲韻。史記張琳。車渠。梳賦。爲用便。亦與珍民爲韻。眞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象象傳。屢以爲韻。見顧氏甯。大戴禮少閒篇。天

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爲韵。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萃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說文

篇字注曰。讀若萃。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

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卽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

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卽平門也。古者平使皆

同字。王氏尙書後案謂亦采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

辯乃司民。灑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卽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藝文志考

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

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卽均平字。地官賈師職曰。辨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

古文平字而後通於辯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平治也。平

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詰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

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正義曰。正義曰。

平聲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平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于上。

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

平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

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引詩曰。魯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韵考之。說文踰字讀若平。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爲韵。踰偏皆以爲聲。困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爲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澹澹。馳萃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草貌。失之。萃萃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而王氏鳳嗜尙書後案謂當作采采。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嘗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



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書

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經曰：禮于六宗。與大傳作湮異。在治字。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

也。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書脫去

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阼

之地。堯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

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爲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阼。北降幽都。

降。當爲際。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阼。北至幽都。東西

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阼。出入日

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阼。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阼。北至

敦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阼。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

乎。且明都乃豫州之數。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小民方興。方興沈酗于酒。方行天下。方告無辜於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民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

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

曰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爲旁。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舉陶謨·方施象利·惟明·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前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於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皆失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又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傲遊于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與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與烝通·陶潛天子孝傳賦·虞舜父頑母嚚·亦之於賦畝之間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卽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

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蒸蒸。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蒸蒸。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蒸蒸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蒸蒸。張禹傳曰。陛下體蒸蒸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蒸蒸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蒸蒸內發。又曰。蒸蒸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雖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蒸蒸。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大子表曰。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且以不驕成其名。曹植蔽鼓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蒸蒸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蒸蒸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蒸蒸者。言孝德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蒸蒸哉。韓詩曰。蒸蒸美也。魯頌泮水篇。蒸蒸皇皇。傳曰。蒸蒸。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傳皆訓時

爲是。敍爲次。敍引之謹案。時敍者。承敍也。承敍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聲相近。故詩內則。詩頁之。鄭注。詩。猶承也。爾雅曰。順敍也。大戴禮係傳籍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敍同。是敍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敍。百揆時敍。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敍。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敍。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敍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敍。或曰承敍。洛誥曰。王俾殷乃承敍。承敍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敍四字平列。章注。曰。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曰。廣。今文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甯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

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字書以爲古齡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七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

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輿傳曰。元日。上日

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

句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

蔡沈集傳引葉氏曰。如戊上辛上丁之類。

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

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盧植蔡邕竝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虢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邠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魍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

各大室各竝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七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為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臨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為授與五器為授贊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

馬以五器為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皆蒙脩字為義。正義曰：自五玉如者，與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為如，如亦可訓為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

上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贊，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

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

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客之簠豆。鍤壺。筥饗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爲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 惟刑之卹哉。上下勤卹。罔不明德。卹祀。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尙書撰異已辯之。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周頌

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卹我。卹通。與說文引作諶以諶我。卹

謚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溢，慎也。慎，謚，密，靜也。密與謚通。周頌吳

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謚。是靜與慎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行曰：慎靜而上寬。惟刑之卹。與兩

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慎也。慎，卽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卹與

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慎也。慎祀，卽召誥維誥所謂愷祀也。爾雅

愷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慎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為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

為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

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

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為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

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

仰其近者。仰與如古字通。是能為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

作柔遠而邇。屯豕傳：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



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說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士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采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胄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教

胄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恐

育鞠。鄭箋解昔育曰。育。稚也。稚與稗同。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見鴟鴞

豳風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

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卽豳風之鬻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

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



之教穉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

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爰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謹案馬不

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救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

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

夔龍爲九人爰斯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鄭以爰斯爲一人朱虎熊羆爲二人伯與爲一人

故加豎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四

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

緜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

也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故異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

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

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

二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聽。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聽亦可謂之一聽乎。四岳分掌四門，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尙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既以丹朱歸謫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天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彊而義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誼皆作義。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遺王

皋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講案：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癘惡。皇侃疏：義字通作儀。和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志作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篤義式刑文王之典。手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

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衆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廣雅曰。立。成也。鄭注成注小司徒。章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擗竿而欲定其末。擗。與搯同。今本誤作擗。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卽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昔也昏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者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

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

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齊古文尚書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士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

少疏矣

女爲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忽注曰忽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

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草

昭高誘注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賈蓋以此

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

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善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讀書雜誌漢書下。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

民儀。響慕羣英。於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瑟殷。獻臣。傳訓獻爲

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

儀。郭。璞。爾。雅。音。曰。儀。音。儀。說。文。曰。儀。從。車。義。聲。或。作。鏃。從。金。獻。聲。又。曰。儀。從。言。義。聲。灑。儀。也。從。水。獻。聲。

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

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庠。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卒。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

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旌。倪。之。倪。

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

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

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菑。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欲也。正義引爾雅欲喜興也。今爾雅作厥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濰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嵎夷既略

嵎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嵎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間。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壓絲。厥篚元織。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織纁。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類。乃言厥篚元織。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音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



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璣二字。竝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璣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苟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淮夷蠙珠簞暨魚。則以臬爲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臬。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璣字。引十二。孔注云。元緣。謂以黑組紐之。蔡。玉名。爲證。又曰。馬注組。組文也。今本脫字耳。空組之所用。不獨組壁而已。不當專取紐壁爲義。且不言組。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基在之部。璣在昭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基爲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棐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棐旅。今本蔡作用。乃蓋包所改。古文尙書

撰異已。傳曰。九州名山。已榘木通道而旅祭矣。家人曰。傳以旅爲祭名。則旅平二字。棐旅二字。皆義不

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帝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荆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

言旅。周官大宰的。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

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卽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

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棐旅者，棐，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埋木刊。言杜注。刊除也。刊與棐通。九州名山，皆已棄除成道也。九山棐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蕝，曰岷嶓既蕝，曰蔡蒙旅平，曰荆岐既旅，或紀其種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為暴虐，侮為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為蔑。威之為蔑，猶滅之為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荷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威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斷，集韻同。汗簡作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又曰：𠄎同上。又重列斷斷斷斷四形。云：竝籀韻。玉篇廣韻作斷。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廿誓字作斷，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

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斲。斲，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斲，斷也。從斤斲艸。籀文作斲。從艸在欠中。欠，塞故折。艸在欠中，則其字亦可作斲。上中似止，下夂似缶，故譌爲斲。又譌爲斲爲斲爲斲爲斲爲斲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斲，則斲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誓是也。

###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穡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卽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 茲猶不常寧 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

盤庚先生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傳曰：古之

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又曰：皆由輔也。郭注：皆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戮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隱括與隳括同。荀子性惡篇·桀木必將待隳括，然後直。爲隳注·隳括·正曲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儉民

儉，說文引作憊。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甄文部六作相時息人。陳高謨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憊之譌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尚有作憊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憊民四字。憊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

作不善所致也。言自作弗靖。猶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蟬。又通作靜。爾雅小雅。靖共。靜。漢帝堯碑。蟬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蟬公。左氏穀梁並作靖。逸周書諡法篇。柔德考。衆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蟬善也。堯典。靜言庸遠。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悔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悔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翁悔成人。侮人。據俗本加之。亦後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悔之。或作人。侮老之。或作侮老。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喙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悔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僞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悔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冲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諸志篇曰明孟也爾功也明孟同聲

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鄭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

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

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冲子言公當勉保予冲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

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

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惛惛勉也鄭注禮器曰惛惛猶勉勉也惛惛勉明明一聲

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惛惛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明字古讀苦芒與洛誥女乃是不喪之喪同音故喪亦訓爲勉喪明

孟古竝同聲後人咸知養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

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翁見隸釋翁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

遇。爲姦爲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經凡言寇賊姦宄。堯草竊姦宄。微子  
上與乃有不古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則經凡言寇賊姦宄。堯草竊姦宄。微子  
之性。爲竊盜之行。寇攘姦宄。誥鵬義姦宄。呂刑。鵬。輕也。義。邪也。及盤庚上篇之敗禍  
姦宄。皆四字平列。商邑。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  
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漸。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倬注訓漸爲。議兵篇。招遊募選。隆叔詐。尙  
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爲進。又。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昏漸。漸亦詐  
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誑盟也。彼傳訓爲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嗟。智。故之  
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僞。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  
角也。差。邪也。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嗟。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  
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卽暫遇姦宄之遇。禹愚古字通。晏子  
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春秋外篇。盛爲聲  
釋文。愚。一本作遇。卷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  
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連  
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

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教育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竝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允也。無遺育。卽無遺育。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爲截鼻之名。又爲斷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斷割之通訓。傳訓劓爲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旣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酌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澆猶淫澆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酗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澆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澆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澆。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澆。帝辛沈澆。易林賁之乾。漢書禮樂志。湛澆自若。五行志。湛澆于酒。湛與沈同。澆與澆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澆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澆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昔在夏殷。桀紂淫澆。淫澆。即沈澆。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即淫佚。故淮南要略。庠梁沈澆。高注曰。沈澆。淫酒也。漢石經。毋勅籍。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雨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謨本其作湛。音深。篇曰。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溢。即淫溢。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故

###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予顛隲爲一句。說文隲字注曰。是以予顛隲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念也。古多以爲語辭。予顛隲。裴駟亦以告字絕句。予顛隲自爲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念也。古多以爲語辭。詳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衆。其爲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見釋辭。

也。周語曰。於指字或作底。襄九年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底致也。是乎致武。指字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者之子顛隳者。子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隳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隳。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尙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僞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尙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韻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淮南要略。雖碑。往才女諧。逸周書鄠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壬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擇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頌周

清廟曰。對。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越在天。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昏爲亂。失之。

###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上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竝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廣韻。敏。聰。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達也。。聰。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應。或者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曰治理。上字與下字義竝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卽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爲謀事。皆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卽本於洪範。

然則洪範舊說固以謀為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 惟正是又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

為正直之人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傳解

也。失之。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詳見一曰正下。

為長也。在外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案正。多方曰。越

為長之官也。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傳曰。小大衆正官之人。案正。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傳曰。

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案正。長也。惟為長之人。是治此衆獄衆慎也。蔡沈。文侯之命曰。亦

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人。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謂公。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

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謂公。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康誥曰。不于

我政人得罪傳曰。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即正人。謂立法。議罪者。立政曰。政。與正同。謂建立長官也。  
 也。篇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是又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成。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為政治之政。成矣。失之。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言國家建立長官。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儉人也。傳曰。立政之臣。正義曰。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曰。立其善政。皆失之。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  
 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案六事。六職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曰。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案者。謂康叔。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勗。慈殷獻為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勗。慈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正相承。傳謂現汝身事。失之。義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任也。鄭注。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是也。為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傳曰。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義曰。正。官名。治事。謂下羣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義曰。正。官名。治事。謂下羣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為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政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也。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政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事。即正事也。說詳魯語。政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為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帥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若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調。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若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調。又選擇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職也。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三事。傳曰。治為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為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以為為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

考釋文于其無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子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罔曰蒙。今本作曰蒙曰霽非。辯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罔言色澤光明也。蒙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蒙罔也。罔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罔而釋之曰罔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策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罔與蒙其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是曰雨。

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子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且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順權者子義疏曰。若而也。夫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釋思。箋曰。敷。徧也。般篇曰。言敷大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敷爲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士。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爲布。亦失之。

啓籥見書

啓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啓籥然後見書也。啓。謂展視之。下文以啓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筍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筍。廣雅曰。籥。筍也。是籥爲簡屬。

也。段氏說文關字注。以此籥爲關下牡。案說文。關關下牡也。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關關也。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關乎。且何不直云啓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啓關乎。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啓鍵之器。可言啓鍵。不可言啓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爲其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啓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彘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滕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漸風伐柯箋曰。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漸風伐柯箋曰。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

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彘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卽反風也。漢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判，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邾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啓商，蔡開王室，王於楚語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爾風鳴鴉傳管亡二子，不可管蔡罪重，破斧傳四國，管蔡呂氏春秋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開春論周之利也，言不得誅。淮南汜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秦

族篇而欲為亂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要略篇成王在祿父之中未能用事

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並云管叔蔡叔是也或以為

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周封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並云管叔蔡叔是也或以為

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維篇于殷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霍叔

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俾康叔于殷中旄父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

注俾康叔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霍叔相祿父也

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為三叔因霍叔為四蔡叔則為車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

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商子刑賞篇周公

且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

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舉言蔡則不言霍

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

則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

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何

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諸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蔡叔而不

之辭也豈有同僞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改逸

罪異罰者乎遂與左傳蔡蔡叔之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

說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見史記周本紀

正義於是在言三監者。皆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

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

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

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

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

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

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竝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

父及三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尙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

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數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亡同。亡忘古字通。說見後葛維其亡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爲遺

忘之忘。失之。

子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寧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貲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予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闌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 經義述聞第四

尚書下五十條

惟時怙冒 不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勛。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勛。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勛。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修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祐大福也。逸周書諡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並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不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牧誓不迪。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勛。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

孟子注。並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勸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爽篇語。冒字作勸。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

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末之聞也。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膏羞之辯。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偏。鄉飲酒辯。皆作偏。舜典偏於羣。辯。偏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上師荒神。史記五帝紀作辯。辯。偏也。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故書別爲辯。鄭司農讀辯爲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辯異之。大戰禮朝事篇。辯並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偏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偏同。由於也。釋詁。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大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於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傳訓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保殷民





十八年。則鍼莊子。文十八年。乃言劓者。昭十三年後者劓。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有黥劓別宮。無  
擗而別之。成十七年。別鮑牽。言劓者。說文。聯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劓。中罪別。大罪剕。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  
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噉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  
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噉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  
滅沒之義。不足爲劓字之證。劓當作別。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刑。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刑。正  
與康誥劓刑同義。楊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別。是劓。卽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  
刑。則字當作別。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別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劓劓。亦別劓之譌。說文。黥字  
注。引書曰。別劓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別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臙宮劓。案臙爲去膝蓋。與別同類。故  
今文作臙。古文作別。猶荆辟之荆。今文作臙。周官作別也。若作劓字。而訓斷耳。則與臙義不相當矣。且殺  
戮無辜。大辟也。別。荆辟也。劓。劓辟也。剕。宮辟也。黥。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  
若作劓。則遺荆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劓者。劓蓋譌字也。自別譌作  
劓。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劓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劓。斷也。  
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劓者乎。其誤可想也。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彘。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禁禁。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事。王莽做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爽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寧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 女典聽朕恚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恚雖訓愼。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恚。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誥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恚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誥。烝。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烝。告。也。之。訓。殆。尚。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灑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灑。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灑。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

榮。伯。作。賄。蕭。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為。使。今本作俾

羣經音辯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押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詳見前平章百姓傳下墨

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

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

鄭。尚。書。注。訓。辯。為。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

為。治。而。以。勿。辯。乃。司。為。句。或。訓。為。說。而。以。勿。辯。為。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

厥亂為民 亂為四輔 亂為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寧王德 亂謀而用

不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字。通。作。亂。梓。材。厥。亂。

為。民。論。衡。效。力。篤。引。作。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為與化古皆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

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鍍。

見秋官職是其例也。考工記。函人。欲其德也。鄭司農云。憲。讀爲死。彼北林之苑。釋文。編。從通聲。越從寬聲。又作瑗。從旋音聲。或作鑄。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引古文尙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雜詁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今文尙書立政曰。亂謀而用不訓德。見錄釋。漢石經尙書殘碑。召誥而稽人若下。說見。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

###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庶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教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以考實。賦注。楊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察比較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楊

###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敷之。毛詩敷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敝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敝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 肆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民用擇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人人口。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隸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

雅。言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肅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

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譌既死。肅。粵五日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

三月也。其言既死。肅。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

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尙書文義

###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子當讀爲慈古字子與慈通聖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遵仁以子愛百姓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而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勛爾雅曰勛勉也說文作搯勉也勛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勛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而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貌疏矣或沿蔡氏之誤案謀面用丕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遽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亂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濫用非彜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彙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納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也。若能。有濟也。章注曰。若。猶乃也。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民若有功爲句。順導民則可有功。紫沈集。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爲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成秩無文

雜詁。王肇稱般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成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



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成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成秩亡文。統上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 子惟率隸矜爾

多士。子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帝命率育。用也。隸。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告災隸赦。傳稱隸告園鄭。皆放赦罪人。蓋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隸告園鄭曰。隸。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子惟率隸矜爾者。言我惟用隸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隸。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界。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古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章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卽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僇爲小人。爰知小

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郵惲傳注所引改正。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正當讀爲政。共。奉也。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後人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惟正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郵惲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字同。蓋出馬鄭本。人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爲正道。爲正身。始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爲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悻，恨也。悻，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郟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狠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寧王德延

傳曰：故我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尙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寧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尙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正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己，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

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尙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爲語詞。實亦可爲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

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

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爲句。蔡沈集傳。皆於

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閱實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

繫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邶風谷風篇。我躬不閱。喪二。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

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

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

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爲威。有殷嗣

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亡也。桓二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歷志：咸劉我邊。杜汧曰：虔劉皆殺也。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後克滅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爲與。言女尙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亡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爲滅，逆爲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曰否，不善也。監于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

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禮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並同也。俾之言比也。比象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尙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而不云使如水流下。則猶爲近之。但未訓俾爲從耳。

義民 鳴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並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而用不訓德。或讀爲爲不。非也。辨見召誥而稽人。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也。面讀爲勛。勛，召然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衰之民也。呂刑曰：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衰之意。馬融注曰：鳴，輕也。鳴者，冒沒輕儇。義者，傾衰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媮。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媮賊間諜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鳴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

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卽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宄。解爲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良善。而曰賊盜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爲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

子孫引之謹案。古聲竝替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之言替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替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替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衆賓與主人替受其福也。其福下。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邪。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竝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卽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尙肯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尙肯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爲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爲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綏。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



綏者。今禮家定作綏。明堂位。夏后氏之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曆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綏。鄭注。綏當爲綏。讀如冠蕤之蕤。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 贖宮割割頭庶剝

呂刑。則剝剔鯨。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贖宮割割頭庶剝。引之謹案。宮剝割。當作宮割剝。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即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剝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世子曰。宮割。贖墨剝。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剝墨宮割贖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剝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淇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剝。秋官司刑注引。亦即依甫刑贖宮割剝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贖字當在宮割之上。剝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

但言宮辟宮割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贖宮劓割頭庶剝者，贖卽刑，割頭卽大辟。庶剝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

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

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剝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

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部隸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笮人額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今本御覽笮

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笮，今據以改正。笮，黥刑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

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誤爲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

古讀若獨。涿鹿疊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昔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鹿卽涿鹿。周官靈涿氏

作顏燭。燭，漢書古頭庶剝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涿字古讀若獨。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

今人表作顏燭。燭，古耳。草書鹿字作耳，庶字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

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於呂刑。務勤卽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

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曰福。謙恭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幅也。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躬勞終幅。威福相對爲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爲戮。洪範彝倫攸斃，鄭注訓戮爲敗。見史記宋徽世家。集解說文：殲，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殲，殲，斃。擇，古音竝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尙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掇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亦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輸而平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爲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上文制以刑，爲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 五極

屬於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爲五刑之辭，五罰爲五刑之罰，五過爲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爲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子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子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案說文引此忌作甚。甚字引周書曰。來就。甚。甚卽未就子。甚之。譌。廣雅。甚。意志也。今本志字誤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誓。志也。七志。誓與甚同。未就子甚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子甚。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子甚者也。當時誤親信之。云故姑將以爲親。云未就子甚。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子甚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尙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戡戡善謊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復。惡當讀爲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譌。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則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爲相毀爲惡。

亦尙一人之慶

邦之枳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尙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尙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爲亦尙。說見後尙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尙書所有。伏生尙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

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為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擎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舟。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鄭注曰。鵬當為鴉。鴉。鳥也。書說曰。鳥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鵬。則作鵬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皆作鳥。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曰。鵬當為鴉。鴉。鳥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或曰。董

繫露同類相助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持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澗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侯。文選赤鳥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又皆唇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中侯。何必大誓也。曰。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又皆唇音。何不可通之有。尚書中侯。何必大誓也。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誓。則尤非事。後漢書。作於成哀之後。當仲舒時。若以神舒所引。為出尚書中侯及漢周書。則尤非事。後漢書。作於成哀之後。當仲舒時。





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邪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為

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其為

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

二十九邪斯不然矣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

可以永年傳於亡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三卷

二卷當為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為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卷篇各為卷故三十三卷也因每卷為之章句

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篇各為卷故三十三卷也因每卷為之章句

二卷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其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

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三而盤庚乃合為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

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引書曰迺用

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

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二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三篇

三篇為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編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

夏侯增大誓者案此乃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一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為三卷兩夏侯

後增大誓而又合為一篇則夏侯經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三卷歐陽氏後

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矣以先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

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爲五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爲五十七篇者。四十六。故五十七。案尚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爲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三篇。盤庚三篇。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間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

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

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為武帝即位之十三年。民間猶未獻大誓

也。而有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為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

所為。據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於司

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遺。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

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之臣。小子受先功畢。乃告於司馬。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

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

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其涖以燎之。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

乃愾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曰。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譟。引今文大誓曰。丙午。建師。師

乃愾前歌後舞。說文愾字。引周書曰。前師乃鼓譟。皆出大誓。不書曰者。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

乃愾前歌後舞。說文愾字。引周書曰。前師乃鼓譟。皆出大誓。不書曰者。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

乃愾前歌後舞。說文愾字。引周書曰。前師乃鼓譟。皆出大誓。不書曰者。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

乃愾前歌後舞。說文愾字。引周書曰。前師乃鼓譟。皆出大誓。不書曰者。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

其。五。成。一。巡。狩。其。則。無。不。稱。書。曰。者。三。句。出。竟。典。下。一。句。出。舉。陶。謨。而。皆。不。稱。書。曰。如。困。要。紀。聞。曰。若。
 其。大。傳。感。傳。有。九。共。篇。引。大。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使。民。平。曰。使。民。無。傲。伏。書。見。在。之。帝。書。篇。明。矣。書。曰。然。則。
 伏。生。書。有。大。誓。矣。其。曰。以。己。意。攔。其。康。成。大。別。序。章。句。又。特。攔。揚。生。從。伏。生。學。指。名。曰。傳。數。子。各。論。所。
 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子。所。謂。非。親。受。業。於。伏。生。
 意。攔。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所。謂。非。親。受。業。於。伏。生。
 者。大。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字。和。伯。歐。陽。乘。人。也。非。歐。陽。高。矣。是。其。證。儒。林。傳。曰。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從。伏。生。學。字。和。伯。乘。人。也。非。歐。陽。高。矣。是。其。證。儒。林。傳。曰。伏。生。教。濟。
 孝。文。時。已。意。攔。其。闕。者。歐。陽。生。從。伏。生。學。字。和。伯。乘。人。也。非。歐。陽。高。矣。是。其。證。儒。林。傳。曰。伏。生。教。濟。
 殊。不。能。無。失。此。生。終。後。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字。和。伯。乘。人。也。非。歐。陽。高。矣。是。其。證。儒。林。傳。曰。伏。生。教。濟。
 指。名。之。曰。傳。失。此。生。終。後。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字。和。伯。乘。人。也。非。歐。陽。高。矣。是。其。證。儒。林。傳。曰。伏。生。教。濟。
 已。意。攔。之。也。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攔。其。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耳。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
 而。已。言。之。也。大。傳。詳。言。大。誓。以。己。意。攔。其。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耳。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
 云。云。又。引。正。月。上。日。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日。短。傳。曰。還。也。云。云。冬。命。三。公。
 引。乃。女。其。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闔。三。年。不。言。傳。曰。次。子。經。二。十。九。卷。之。
 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傳。曰。次。子。經。二。十。九。卷。之。
 後。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為。伏。生。所。說。也。非。董。仲。舒。在。景。帝。時。故。隋。書。經。籍。志。曰。春。
 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為。伏。生。之。說。也。非。董。仲。舒。在。景。帝。時。故。隋。書。經。籍。志。曰。春。
 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為。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誤。也。則。出。其。證。七。也。義。
 於。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為。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則。出。其。證。七。也。義。
 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雜。誥。大。誓。召。誥。雜。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
 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竝。引。大。傳。曰。六。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棗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維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生無大誓。故合併計之。

凡此皆古時所有。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撝誥。以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生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作引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托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維誥也。見周公之德。光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維誥也。見周公之德。光

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術篇。引或說。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

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而集于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特

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亦鳥之

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為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

帝即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為元狩。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矣。封禪書。皆未至武帝末年。

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

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史記周本

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

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

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鵬。孽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澹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當爲鴉。鴉。鳥也。蓋馬融傳古文尙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鳥者。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類相勸。篇。三。載文類聚。引尙書中侯。皆作鳥。則皆用今文矣。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子長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見序。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句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維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

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第二十五棗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第四棄稷第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四旅癸第十五罔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尙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尙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又安得以爲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爲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尙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尙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爲武帝末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爲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尙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



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僞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亡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爲今文尙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向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臧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尙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爲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牾。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罷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

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

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為異說所淆。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為不刊之典。

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

八篇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及漢書劉

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顏縉。蓋晉人始有是說。魏

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

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

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燬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

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

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

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

惟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

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鬻其說。而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

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

為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

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四。引有序字。今脫。

白虎通義所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

闕氏疏證曰。伏生時曰。今文

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爲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尙書百篇之存亡。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爲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爲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五十八篇。不聞並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尙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奈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尙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訛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亡。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

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馨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蝮魚頰尾。蝮棘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蘇文穎案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焉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蘇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爲一卷。而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木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矣。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月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旣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

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惟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朱。蔡邕所勸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蓋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即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于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不揣樸昧。竊爲摻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爲鳥。書說以爲孝鳥。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鳥。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逸書。更有十六篇。爲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藝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謂十六篇爲今文所無。二

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篇。而為十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列學官也。但有四十四篇。謂歐陽生之子。以分兒。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始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修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始不可通。孝廉與陳恭甫編修書。謂歐陽生之子。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古文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買嘉。頗能言尚書。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後。魯周廟。孔安邦。維陽賈嘉。頗能言尚書。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寬。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書儒林傳。敘。乃謂古文之學耳。但云。孔安邦授都尉。司馬遷亦從安邦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甄文志又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即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惟獻大誓一篇。魯共王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得書內。二者多寡相懸。不得合為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大誓後得。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民間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為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爲孔壁。云博士讀說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為一篇。以合於廿八篇也。案傳云。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則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豈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得謂班固總為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

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尙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卽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案闕謂聲音之譌先後之差蒙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蒙隸之失可考不得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爾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尙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遂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尙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辭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之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卽夏侯經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尙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夏侯經文之酒誥召誥皆脫簡而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爲作注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但二十九則世釋經之二十九篇而不及序明矣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信此而

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別錄尙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為民間獻大誓。與前

其不足信也。不然。則井序為二十九篇。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

尚少大誓一篇。豈得置而不言乎。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

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躔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

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疑者

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

篇之數耳。不得以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則

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尙書中。故並數為廿

九。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

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昨聞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

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

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

可合。故藝文志言。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九

共九篇。各合為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為一。亦不背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

篇。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為三篇。亦不背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為一。於

大誓則分為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為伏生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

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為伏生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



篇可以別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爲六。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傳。明稱六誓，則言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尙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備，俟教不宣。

